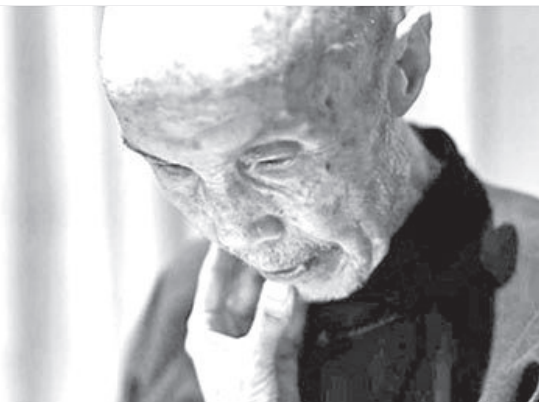


詩壇苦行僧 ——周夢蝶居士

●本刊編輯室整理



本文報導引用照片翻攝自網路

現代苦行詩僧

周夢蝶（1920-2014），本名周起述。十五歲時，偶然閱讀《今古奇觀》中的一篇小說〈莊子休鼓盆成大道〉，引發其以「周夢蝶」為筆名的動機。此「周夢蝶」三字，表示他對自由無限嚮往的浪漫情懷，出處最早則可追溯自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，道家恬然自得、逍遙無待的境界，亦為其詩作時常出現的意象之一。

一九五六年周夢蝶自軍中退伍後，曾做過書店店員、小學教員等工作。一九五九年，則開始在臺北市武昌街以擺書攤維生，因專賣詩集和純度極高的文學書籍，吸引當時許多嚮往文學的青年男女和他談文論詩，而有「街頭詩人」的雅稱。此一現象使得武昌街明星咖啡屋的騎樓，成為六〇、七〇年代臺北著名的文化地標。一九八〇年，周夢蝶因胃疾大病，結束武昌街的擺攤生涯，退休居家，潛心研究佛法。

周夢蝶寫詩「惜墨如金」，至今僅出版過《孤獨國》、《還魂草》、《周夢蝶世紀詩選》、《約會》、《十三朵白菊花》五本詩集。因他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，於一九九七年獲得第一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的殊榮。其詩多情亦多禪意，余光中將之比為納蘭性德、王國維、李叔同（出家後為弘一法師）等人，形容他的詩作「深於情而又苦於情，一腔悲憤無法排遣」。

生命歷程

周夢蝶童年生活十分清苦坎坷，一出生即是遺腹子，由寡母含辛茹苦撫養長大。由於失怙的幼年，間接造成他內向沉默的個性。中年以後，他之所以虔心學佛、趨入佛理思索人生意義，與幼年的成長背景有著很大的關係。他在進入小學前，曾在私塾讀了六、七年的書，這期間他熟讀古典詩詞和四書五經，奠定了日後深厚的古文基礎。

而後，周夢蝶因戰亂之故中斷學業，後雖遠赴漢口求學，終究因社會動盪而生投筆從戎之志，隨青年軍走遍大江南北，最後輾轉來臺，與家人相隔兩地。二十八歲那年向母親和妻兒辭別前往漢口，未料此別竟成永訣。一九九七年初，周夢蝶返鄉探親，此趟大陸探親之旅，是他離家前往漢口讀書之後第一次返鄉。然此次返鄉人事全非，不僅母親、妻子還有二兒子皆已過世，還親手替大兒子送終。所幸女兒歸宿美滿，且當了祖母，使他升級成為外曾祖父。

周夢蝶自小孤苦，長年漂泊，居無定所。生命中無父、無母、無妻、無子、無產、無家之經歷，令他孑然一身，無家庭之樂，更無物質的享受。他亟求精神上的解脫，隨著因緣牽引，自然而然地走上皈依佛門的道路，浸濡於佛學之中，精進學佛，並將過程中所省悟到的智慧，融入詩歌創作中。二〇一四年五月一日下午，他為一生的創作畫下句號，享年九十四歲。七、八名學生從下午三時起為他誦經助念，時間長達八小時，祝福周夢蝶居士能蒙諸佛菩薩慈悲接引，蓮花化生，花開見佛，於極樂淨土安心修行。

不孤覺者的學佛因緣

現實生活的困頓流離，讓周夢蝶藉由創作轉化其苦悶鬱結的生命狀態，而學佛習禪則讓他的人生因此有了安身立命之所。一九六三年，周夢蝶於慧日講堂聽聞印順導師宣講《金剛經》。初入佛門的周夢蝶，思惟佛理產生疑難時，便會主動在課後向導師提問。甚至因為搭乘公車坐過站，錯過前半堂的開講，亦請求導師補講沒有聽到的部分，導師隨喜他的求知心，專為他重講了一遍。周夢蝶回顧此事，心裡感念道：「我就感覺和他不只是師生關係，更有一種如倫理血親的親切感。」而後也依著聽經聞法的緣分，他皈依印順導師，成為佛弟子，法名「普化」。一九六六年，周夢蝶時年四十六，初識禪學大師南懷瑾。當時他所創作的第二本詩集《還魂草》才剛出版，其詩作雖然受到詩壇的關注，但在心境上卻是最徬徨無助的時候，後來在南懷瑾居士的教導下，他開始學習佛法和打坐，藉修學佛法探尋生命精深的奧秘。

除了皈依印順導師，跟隨南懷瑾居士探尋佛法義理外，周夢蝶也和佛教界著名的道源法師學《金剛經》。



於臺北市武昌街擺書攤，一九六五年

一九六八年，他首次聽聞道源法師主講，仁光尼師以臺語翻譯之《金剛經》。基本上他與道源的關係，如他所述：「我認得他是道源，他可不一定認得我是周夢蝶。」因為他們除了「講經——聽經」的因緣，私下並無往來。不過，這卻無礙他心中視道源為佛法學習上的導師。隨著年齡增長，對佛法的研究日深，他對道源法師亦更加佩服，心目中儼然將道源法師視為經師，而且是人師。日後，他還特別購買一套道源法師講經的錄音帶，閒來無事即聽聞法師說法。除了聆聽法師說法，閱讀佛典外，圈點佛經亦為他學習佛理的方便法門。一九七九年，周夢蝶三讀張澄基教授所譯之《密勒日巴尊者傳》，也因持

續勤加修學，對佛陀教法的認識亦日漸深刻，是故研讀佛經後所得到的體悟，便很自然地表現在詩歌的創作上。

周夢蝶詩中的禪意

學佛充實了周夢蝶詩歌創作的內涵，古代的詩人因學佛修禪，故能留下禪詩，周夢蝶亦然。禪僧借詩來傳達悟境，詩人則以禪來觸發創作方式，將詩文開拓至深幽的意境。周夢蝶寫詩喜愛用典，詩中引用不少佛教故事與禪宗公案等，造就詩中擁有濃厚的禪意。其運用象徵或比喻的技巧，將佛教裡常見的事物融入詩作中，使之帶有一種啟示性或暗示性的效果。周夢蝶的詩不以宣揚教義為目的，佛理卻能不著痕跡地運用在詩作中，此善用佛語、佛典入詩的技巧，使其詩具有豐富的生命力。周夢蝶不是僧侶，卻過著如僧侶般清苦的生活。他的生活是孤寂的，可是他內在生命的能量卻很豐實。周夢蝶時以佛典、公案入詩，運用比喻、象徵的技巧，轉化詩歌創作的層次；時以日常生活經驗中的人事物，書寫心靈對生命的體悟，表達閒適自在的境界，亦深富禪趣。今以周夢蝶的詩作〈燃燈人〉一首，以饗讀者。

〈燃燈人〉 周夢蝶

走在我底髮上。燃燈人
宛如芰荷走在清圓的水面上
浩瀚的喜悅激躍且靜默我
面對泥香與乳香混凝的夜
我窺見背上的天正濺著眼淚

曾為半偈而日食一麥一蔴
曾為全偈而將肝腦棄捨
在苦行林中。任鳥雀在我髮間營巢
任枯葉打肩，霜風洗耳
滅盡還甦時，坐邊撲滿沉沉的劫灰
隱約有一道暖流幽幽地
流過我底渴待。燃燈人，當你手摩我頂
靜似奔雷，一隻蝴蝶正為我
預言著一個石頭也會開花的世紀

當石頭開花時，燃燈人
我將感念此日，感念你
我是如此孤露，怯羞而又一無所有
除了這泥香與乳香混凝的夜
這長髮。叩答你底弘慈
曾經我是靦腆的手持五朵蓮華的童子



於武昌街書攤，一九七二年，張照堂攝

附註：《因果經》云：「爾時善慧童子見地濁濕，即脫鹿皮衣，散髮匍匐，待佛行過。」

又：「過去帝釋化為羅刹，為釋迦說半偈曰：『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』釋迦請為說全偈。渠言：『我以人為食，爾能以身食我，當為汝說。』釋迦許之。渠乃復言：『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』釋迦聞竟，即攀高樹，自投於地。」

〈燃燈人〉轉載自《周夢蝶詩文集——孤獨國 / 還魂草 / 風耳樓逸稿》
由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，並同意授權刊載